

算橋精神再鷹揚

——高志航大隊長說：「凡我空軍，怎能讓敵機在我上空飛行！」激勵了全國同胞抗戰的決心，堅定了軍民必勝必成的信心。

今年是「八一四」空戰勝利七十七週年，對曾任四大隊分隊長和四機領隊的我，感受特別深刻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，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，展開大規模武裝侵華行動，空中侵襲尤為頻繁，造成我軍民同胞重大傷亡及財物損失。

二十六年「松滬八一三戰役」爆發，南京航空委員會發出第一號作戰命令，調派第四大隊「霍克三型」戰機飛赴杭州，於八月十四日終昏前進駐算橋機場，以反制日寇的血腥侵略。

八月十四日下午一時，第四大隊自周家口分三個編隊起飛，每組編隊九架，計二十七架「霍克三型」戰機，飛赴杭州算橋。依任務提示，第一、三編隊直抵算橋，第二編隊先落廣德後，再飛往算橋。

正當第一批戰機落地加油之際，日軍十八架「九六式重轟炸機」分兩個編隊，空襲算橋與廣德機場，高志航大隊長也正好搭乘「霍克三型」戰機抵達算橋，隨即跳上「霍克三型」戰機。



▲空軍戰神高志航大隊長。

每年八一四，必然想起戰神高志航，因其姓名已和空軍聯結，他的精神，便是空軍精神。

高志航將軍，遼寧通化人，生於民國前四年五月十四日，高父煥章先生為虔誠天主教徒，生育子女六人，高志航為長子。

高志航聰穎好學而剛毅，自幼目睹日、俄在家鄉爭逐地盤，肆行攻戰，而萌從軍報國大志。

民國十三年，高志航考入東北陸軍軍官教育班，研習砲科。不久，東北為發展航空，甄選兩批學生留法。他積極爭取，考選合格，十八歲負笈法國研習航空，在牟特陸軍航空學校肄業，即轉入伊斯特陸軍航空學校。畢業後，在法國空軍見習，至十六年返國，成為東北航空處飛鷹隊員，十八年即任東北航校飛行教官。

【作者速寫】許德英先生，民國六十四年考取空軍官校，畢業後，曾任空軍第四大隊分隊長，八十年榮獲國軍文藝金像獎散文類首獎。八十七年退伍後，轉任華航服務至一〇三年退休。

「戰機升空迎擊，並首開紀錄擊落日機一架；接著起飛的隊員又屢傳佳績，共同締造了六比〇的光榮紀錄，擊碎「皇軍無敵」的神話，也樹立空軍「以寡擊眾，以少勝多」的忠勇軍風。

全國軍民得知空戰勝利消息後，欣喜若狂。高志航大隊長說：「凡我空軍，怎能讓敵機在我上空飛行！」激勵了全國同胞抗戰的決心，堅定了軍民必勝必成的信心。

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高志航大隊長率四大隊接收俄製「四〇」戰機，過境周家口時，遭日機突襲，奮不顧身，跳上「四〇」戰機，準備起飛攔截，卻因不及升空，壯烈成仁！但高大隊長曾說：「死一個高志航，中國還會有千千萬萬個高志航！」

當高大隊長殉國消息傳開後，空軍健兒在其感召下，視死如歸，誓殲日寇！證諸二十七年的南京、武漢等多次空戰，「以一當十，奮勇殺敵」；其中，有閻海文、沈崇

明戰爭勝利的關鍵乃在軍隊士氣和官兵奮戰到底的決心，以及全國同胞全力支援作戰的意志；而在歷年「算橋精神」和「忠勇軍風」，展現的真實戰力與高昂士氣，在超過

一甲子的時光中，每天在執行保國衛民任務時，大夥都誓將算橋精神再鷹揚於臺海領空。

●民國七十四年夏，許德英（前排左一）服役空軍第四大隊二十二中隊時，和隊長蔡漢明中校（前排中）等長官、同袍，在志航大樓精神堡壘——巨鷹塑像前合影。



深藏的愛

——父親託店家僱一輛人力獨輪車，買了五頂斗笠，將姊姊和我送上車，自己冒著滂沱大雨步行。

【作者速寫】殷勝祥先生，民國三十八年隨姊夫所屬部隊來臺，三十九年入伍，服役陸軍十二年，退伍後任職商船和民間企業至九十七年退休。

我十六歲離家之前，從來沒聽過、見過父母對我們子女說過愛，他們卻用自己的生命和心血付出愛。

抗戰時，山東濟南家鄉淪陷於日寇之手，上學時，鄉下人抗拒日本，拒絕讀日文，但又怕孩子荒廢學業，經濟好的家庭，就聯合請「先生」在私塾教，地點是大倉庫或廟宇。抗戰勝利後，家鄉成立了小學，父親相衡先生送我插班進四年級，因勤加努力，國語及自然勉強跟上，作文還能上成績欄，唯獨數學無法克服。

父親教過書，曾用石板、石筆教我一題數學乘除法，但連續講解三遍，我就是不開竅，氣得父親漲紅了臉，用我一記耳光，把石板、石筆摔在地上。從那時起，我就刻

意躲避他，直到逃難途中，面臨生死別才改變過來。民國三十八年春，姊夫郭培和在即墨三十二軍擔任連長，輾轉託人送信到濟南家中，說是「在青島作小生意」，讓我們過去團聚。

這時濟南遭「解放」九個月，父親被鬥爭三次，家徒四壁，全家無能力出走，父親到處張羅借貸，勉強護送姊姊和我二人同赴「青島」，實則是到即墨。

因受到戰亂破壞，膠濟路只到濰縣，向東走須搭乘單馬拉的雙膠輪車，但沿途用餐、住宿都很貴，而盤

坐在獨輪車上，看著年近五十的父親背微駝，步履蹣跚，油然而生敬意和感激之情，不禁一陣鼻酸，潸然淚下！父親從來不說愛，卻拚著生命護著孩子。

父親將姊姊和我交給姊夫，住了五天即返老家。我們也隨著部隊來到臺灣。五十四年間，我隨商船到巴爾的摩時，收到家裡寄來父親半身照；此後直到政府開放探親，才得回老家，但父母都已不在黃土下。

父親節將屆，遙祝親愛的父親，在天之靈快樂，也祝天下的父親們快樂。

感念父親

——還一直擔心父親是否

能順利用餐。沒想到，晚上下班回家時，居然發現電鍋裡多了個便當，是特別為我準備的……



▲民國九十四年夏，遲守國（右）陪同父親遲世武同遊新加坡河時留影。

【作者速寫】遲守國先生，榮民子弟，政戰學校預官班畢業，服役陸軍至七十八年退伍後，取得美國西北大學碩士，現任人力資源管理專業講師。

小時候，父親常在晚飯後，到家附近的涼亭，眺望著兩山間的出海口，思念著山東老家的點點滴滴，重複述說著陳年的老故事。

直到父親辭世，讀到他老人家的大日記，拜讀龍應台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，又親訪父親的故鄉，才體會出他所經歷離鄉背井、顛沛流離的年代，幾天幾夜也講不完。

父親遲世武先生，祖籍山東省高密縣，民國三十二年，響應國民政府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號召，加入青年軍成為抗戰陣營一員，那時才十五歲。

三十八年，父親隨軍由青島轉來臺，落腳北臺灣的黃金山城——金瓜石。退伍後，就地成為國營事業礦工，將近三

十年，到退休後，才搬到臺北市區。如今當年工作處，已經變身為「黃金博物館」。

父親深知兒孫不知家鄉位置，特別在日記詳述：大牟鎮米家莊位於高密縣正北偏西，四十五華里……政府開放探親後，父親曾回老家三次；我則在父親辭世四年後，第一次踏上大陸，才對故鄉親友有所認識，卻也為沒能陪父親回老家探親，抱憾不已。

父親熱情、好客，常在家招待朋友與同事，獻唱拿手歌曲——王昭君。當朋友有事相求，就義不容辭幫忙。

父親很支持我的生涯規畫，從我念五專，服志願預官役，退伍赴美留學，都在他精神與財力支援下，順利取得美國知名學府學士與碩士學位。他常與親友分享我的留學成果，可見他多麼感到榮耀和欣慰。

民國九十四年，我服務的科技公司派我到新加坡亞太區，讓我健康成長，完成學業，順利就業。謹以此文，表達對父親的感恩與思念於萬一。